

# D. 劳伦斯散文

H. Lawrence's Essays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 D 劳伦斯散文

. H. Lawrence's Essays

毕冰宾 姚暨荣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劳伦斯散文/[英]劳伦斯著;毕冰宾 姚暨荣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1

(二十世纪外国散文经典丛书)

ISBN 7-5339-1404-X

I. 劳... II. ①劳...②毕...③姚... III. 散文-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5984 号

## 劳伦斯散文

毕冰宾 姚暨荣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插页 2 字数 174 千字 印张 8.125 印数 00001—5000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7—5339—1404—x/I · 1253 定价:12.80 元**

## 目 录

爱 情 .....	1
无人爱我 .....	9
妇道模式 .....	18
女人会改变吗? .....	23
女丈夫与雌男儿 .....	28
唇齿相依论男女 .....	32
性与美 .....	50
与音乐做爱 .....	57
艺术与道德 .....	65
为《恰特莱夫人的情夫》一辩 .....	73
惊恐之状 .....	109
论人的命运 .....	117
论做人 .....	127
人 生 .....	137
想一想自己 .....	143
生活中的赞美诗 .....	146
英国还是男人的国家吗? .....	154
为文明所奴役 .....	158
乏味的伦敦 .....	164

归乡愁思 .....	168
所有权 .....	177
全副身心 .....	181
自己家里的主人 .....	185
欧洲对美国 .....	189
鸟语啁啾 .....	192
花季托斯卡尼 .....	197
夜 莺 .....	215
还 乡 .....	223
巴黎来鸿 .....	236
佛罗伦萨的烟花 .....	242
自画像一帧 .....	249
译后记 .....	255

## 爱 情

爱是世上的幸福，但幸福并不是满足的全部内容。爱即聚合，但没有分离也就无所谓聚合。快乐和赞美合成一体凝结在爱之中。然而，倘若没有先前的分体，就不会有后来的合体。而一旦被固定在某个完整的合体的圈子里，爱就不会有新的内容，就像潮汐，爱的运动就是这样完成的，在得到满足之后，退潮势必出现。

所以说，聚合依赖于分离，心的收缩取决于心的舒张，涨潮取决于退潮。世间没有什么普遍而不受破坏的爱，海水也不会同时在地球的每个角落高涨起来。爱一统天下的局面永远没有可能。

严格地说，爱是一种历程。有人曾经说过“在途中总比到达终点强”。这是无信仰的精髓。它相信爱依照其本性是相对。这是相信爱是方式而不是结果，严格地说，是相信力，因为爱就是一种凝聚力。

我们怎样才能相信力呢？力同仪器、功能有关，它既没有起点，亦无终点。我们旅行的目的是为了到达终点，不是为了旅行而旅行。至少，为旅行而旅行的运动是毫无益处的。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到达终点。

爱就是一种旅行、一种运动，一种聚合的速度。爱是一种创造力。但一切力，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有正反两个方面。一切事物都会在万有引力作用下朝地上坠落。但是，与万有引力的作用相反，地球不是把月亮抛出去，自古以来让它在天上而不让它靠近吗？

爱也是如此。爱，就是在创造的喜悦中加速万有引力的作用，使精神朝着精神，肉体朝着肉体互相吸引。但如果一切都被包罗在爱的界限内，爱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对那些相爱的人来说，在途中便胜过到达终点了。因为一旦到了终点，人就可能超越爱，或者不如说，人就会把爱圈进新的超凡界限内。旅程的最大幸福莫过于到达终点。

爱的束缚！我们能构想出什么比爱的束缚更糟糕的东西呢？那无异于企图阻挡汹涌的大浪，拖住春天的脚步，使五月不能进入六月，使山楂树无法落叶结果。

我们一直认为，这种无限的爱，普遍而令人狂喜的爱是不朽的。然而，它除了是监狱和束缚之外还能是什么？世上除了亘亘流淌的时间以外还能有什么是永恒的？除了无止境地穿越太空以外又有什么是无限的？永恒、无限，这是我们对静止和终点的理解，可事实上，它们除了是不停的旅行以外，又能是什么？永恒是穿越时间的不停旅行，而无限则是穿越空间的不断旅行。仅此而已，不管我们怎样辩解。再来看看不朽。在我们的头脑中，它除了是同一类型想法的继续以外又能是什么？连续、永生、持久——除了旅行它们还能是别的什么吗？同样，灵魂升天，与上帝同在——除了是对无限的推测之外它又能是什么呢？无限又怎么可能是终点？无限不是终点。如果我们寻找自己对所谓上帝、无限和不朽的确切理解，那就是指同

一类事物沿着同一方向持续不断地运动。这就是无限，即持续不断地朝一个方向运动。我们所认识的爱的上帝，就是爱的力量的不断发展。无限不是终点。它如同无底洞一样是条死胡同。所谓爱的无限除了是死胡同或无底洞以外又能是什么呢？

爱是朝着目标而去的进程。因此，它是离对立目标越来越远的进程。爱朝着天堂进发。那它又是从哪儿出发的呢？地狱的方向，那里有什么？爱，说到底，是个正无限。那么，负无限又是什么呢？其实，正负无限是一回事，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个无限。这样看来，要到达无限，朝天堂抑或是朝相反的方向进发又有什么区别呢！既然殊途同归，两个方向得到的都是无限，纯同质的无限，它既是虚无，亦是一切，那么，我们取得哪一种又有什么关系呢？

无限，爱的无限并不是目标，它只能是死胡同或无底洞。坠入无底洞便是进入了没完没了的旅行。而一条让人心悅的死胡同则可能是完美的天堂。可是，到达一个三面为壁、四平八稳的死胡同天堂，获得一种毫无缺憾的幸福，这并不能使我们感到满足。而坠入无底洞，进行永无休止的旅行也同样不合我们的心意。

爱不是目的，它只是旅程。同样，死亡也不是目的，它是摆脱现世进入原始混浊状态的旅程——而万物在原始混浊状态中又会得到再生。因此，死亡也只是个死胡同或熔炉而已。

目标是有的，但不是爱，亦不是死亡；既不是无限，也不是永恒，而是平静而欢娱的境界，极乐世界的另一个王国。我们就像一朵玫瑰——纯中央状态、纯坦荡均衡的奇迹。玫瑰在时间和空间的中点达到完美的平衡时，它便处在尽善尽美的境



地，既不是稍纵即逝，也不是永占空间，而是在尽善尽美中得到解脱。这才是忏悔的内在含义。

我们是时间和空间的产物。但我们像玫瑰，我们臻于完善，到达了绝对的境地。我们是时间和空间的产物，因而可以即刻成为纯超度的产物，超脱于时间和空间之外，在绝对的领域中、在极乐世界的另一个王国里得到完善。

至于爱情，它是注定被包围、被超越的。爱总是被真诚的情侣们所包围和超越。我们则像玫瑰——完美地抵达目的地。

爱是多重的，不是单一的。有男女之间的爱，神圣的或世俗的；有基督徒的爱：“你应该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居”，还有上帝的爱。但无论如何，爱总是一种聚合。

惟有在男女的结合中爱才保持了对偶性的含义。神圣的爱与世俗的爱互相对立，但终究都是爱的表现形式。男女之间的爱是世上最伟大、最完美的情感，因为它是双重的，包括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男女之间的爱是最完美的生活脉搏，是心的收缩和舒张。

神圣的爱是无私的，追求的不是自己的利益。情人为自己的爱人献身，只求与她达成完美的统一。但男女之间的爱是完整的，它追求神圣和世俗的统一。世俗的爱寻求的是它自己。我在我的爱人身上寻求我自己，从她那儿争抢出一个我来。我们不是清澈的个体，而是复杂的混合物。我寄寓在我的爱人之中，她也寄寓在我的身上。这种状况是不应存在的，因为它只是混杂和迷惑。因此，我必须彻底地收拢自己，从我爱人身上解脱出来，她也应该完全地从我身上分离出去。我们的灵魂像是黄昏，既不明亮也不黯然。光线应该收敛回去，

变成十足的闪光，而黑暗也应该自立门户。它们应该是互相对立的两个完整体，互不参涉，泾渭分明。

我们像一朵玫瑰。男女双方的激情既完全分离，又美妙地结合，一种新的形状、一种超然状态在纯洁统一的激情中，在寻求清晰与独立的纯洁激情中诞生了，两者合而为一，被投进玫瑰般的完美的天堂中。

因此，男女之间的爱，如果是完整的话，应该是双重的。这是融入纯洁感情交流的境界，又是纯粹性的摩擦，两种状况均存在。在感情的交流中，我被爱熔炼成一个完整的人，而在纯洁的、激烈的性摩擦中，我又被烧成原先的自我。我从融合的基质中被赶了出来，进入高度的分离状态，成为十足单独的自我，神圣而独特的自我，宝石从混杂的泥坯中被提炼出来时大概就是这样的。我爱的女人和我，我们就是这类混杂的泥坯。随后在热烈的性爱中，在具有破坏性的烈焰中，我被毁了，贬低为她那个自我。这是毁灭性的欲火，世俗意义上的爱。但惟有这火才能使我们得到净化，使我们从混杂的状况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特的、如宝石一般纯净的个体。

所以说，完整的男女之爱是双重的，既是一种融化的运动，把两者融合为一，又是一种强烈的、带着摩擦和性激情的分力运动，两者被烧毁，被烧得彻底分开，成为迥然不同的异体。但不是所有男女之间的爱都是完整的。它可以是温柔的，慢慢地合二为一，如圣法兰西斯和圣克莱尔、圣玛丽和耶稣之间的爱。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没有分离，看不到统一，也不存在独特的异体。可见，这所谓神圣的爱其实只是半个爱，这种爱却知道什么是最圣洁的幸福。另一方面，爱又可能是一场性满足的美妙战斗，动人而可怕的男女抗争，就像特里斯坦和

伊索德<sup>①</sup>。这些超越骄傲的情人，打着最崇高的旗帜，是宝石一般的异体。他是十足的男性，像宝石一般脱颖而出，桀骜不羁；而她则是纯粹的女性，像一枝睡莲，亭亭玉立于其女性的妩媚和芬芳之中。这就是世俗的爱，它总是在欲火和分离的悲剧里结束。到那时，这两个如此出众的情人会被死神分隔开。但是，如果说世俗的爱总是以痛心疾首的悲剧而告终，那么神圣的爱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它总是以强烈的渴求和无可奈何的悲哀而告结束。圣法兰西斯最后死去，撇下圣克莱尔孑然一人，悲痛欲绝。

势必会合二为一，永远如此——感情交流而产生的甜蜜的爱和性满足后产生的自豪的爱总是融合在一起。那时，我们就像玫瑰，甚至超越了爱。爱被包围、被超越了。我们成了完全融合的一对，同时又像宝石一样是独立的个体。玫瑰包围并超越了我们。我们组成一朵玫瑰，而不是其他。

基督之爱，兄弟般的爱，它永远是神圣的。我像爱自己一样爱我的邻居。然后怎么样呢？我扩大了，超越了自我，汇入了整个人类。在完美的人类整体中，我也成了整体，成了一个小宇宙、大宇宙的一个缩影。这儿，我指的是人的完美性。人可以在爱中间获得完美，成为爱的产物。然后，人类便成为一个爱的整体。对那些像爱自己一样爱邻居的人来说，这无异于一个理想的未来。

可悲的是，无论我在多大程度上是个小宇宙、兄弟般爱的典范，却总有一种渴求，一种分离成宝石般独立自我的渴求，要从万物之中分离出来，像狮子一样骄傲，星星一般离群。这

---

<sup>①</sup> 中世纪麦克王的侄儿特里斯坦，爱上了叔叔的未婚妻伊索德。

是我的一种需求。由于得不到满足,它就越发变得灼烈,以至成为支配一切的因素。

接下去,我就会憎恨现在的我,憎恨我所变成的这个小宇宙,这个人类社会的缩影。我越是坚持怀有兄弟般爱心的现有的我,就越憎恨自己。当然,我还会继续代表整个可爱的人类,直至追求独立的、未得到满足的激情驱使我采取行动。尔后,我将会像恨自己一样恨自己的邻居。再接下去,悲剧就会降临到我和我的邻居头上!神明要毁掉的人总是先让其发疯。我们就是这样失去理智的,即违背我们坚守的自我,被迫下意识地采取行动,而同时又保持这可憎的自我。我们变得迷迷茫茫,眼花缭乱。我们打着兄弟爱的旗号,匆匆地进行盲目的兄弟恨的举动。我们被自身的两重性,被两重性的分隔弄得失去理智。神想毁掉我们,就因为我们对它们太殷勤了。自由、平等、博爱,这便是兄弟般爱的终结。如果我不能从博爱和平等里解脱出来,自由又从何谈起?如果我将获得自由,就必须分离出来,真正做到独立和不平等。博爱和平等是专制中的专制。

这世上应该有兄弟般的爱,有人类的完整,但同时也应该有完全分离的个性,狮子和雄鹰一般独立不羁的个体。应该是两者兼而有之。所谓满足就寄寓于这两重性之中。人必须与他人步调一致,创造性地、愉快地行动。——这是最大的幸福;但人也必须单独行动,不受他人的影响,单独地、自我负责地、骄傲地行动。这两种运动是对立的,却不是互相否定的。人皆有理解之心。只要我们理解了,就能在这两种运动中很好地得到平衡。我们既是单独的个体,又是与众协调的人类,两者兼有。这样的话,完美的玫瑰就会超越我们,这朵世上的

玫瑰还从没开放过，一旦我们理解了双方，根据肉体和精神的需求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从两个方向开始生活的历程，这玫瑰就必定会常开不败。

最后，还有上帝的爱。在这种爱里，我们同上帝结合在一起。但我们所知道的上帝要么是无限的爱，要么是无限的骄傲和权势，永远是非此即彼，不是基督就是耶和華，总是这一半排斥另一半。因此，上帝总是怀有嫉心。如果我们爱上这个上帝，就迟早会憎恨他，从而选择另一个上帝。这就是宗教经历的悲剧。但圣灵不同，他是不可知的，对我们来说是单一的、十全十美的。

有些东西是无法爱的，因为它超越了爱与憎。世上有未知的和启发一切创造的不可知的东西。这是我们无法爱的，我们只能把它视为我们的局限和自我认可的一个专用词。我们只能从未知，从内心产生的强烈欲望中寻找它的答案——这种欲望的实现便是创造的实现。我们知道那朵玫瑰就要开放，我们自己则含苞待放。我们有责任在内心欲望的驱赶下，怀着信仰和自发的德性，怀着玫瑰必将盛开的信念，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姚暨荣 译)

## 无人爱我

去年，我在瑞士的山上租了一小间房子避暑。一位五十来岁的女性朋友来喝茶做客，并带来了她的女儿，都是老朋友了。她落座时我问候道：“您们都好吗？”她在炎热的下午从山上爬下来，满脸通红，还有点恼火，正用一块小手帕擦着脸上的汗。“挺好！”她几乎是怒气冲冲地看着窗外那静止的山坡和对面的山巅。她还说：“我不知道你对这山有什么感受？！哼，我一到这儿就失去了宇宙意识，也失落了对人类的爱心。”

她是那种老派的新英格兰人，这类超验主义者往往是很平静的人。正因为如此，此时她那恼怒的样子（她真的恼怒了），加上她那略带口音的新英格兰腔，教她看上去实在有点滑稽。我当着这可怜人儿的面笑道：“别在意！忘了你的宇宙意识和人类之爱，歇歇也好嘛！”

但我却常想起这档子事来——她说那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一想起那次对她有点不恭，心里就隐隐作痛。我知道，她那种对宇宙和人类全副身心的爱是新英格兰式的习惯，着实让我心里不舒服，可她就是在那种习惯中成长的。对宇宙的爱并不影响她爱自己的园子，尽管有一点影响；她对人类的

爱也没影响她对朋友怀有真切的感情。只不过，她感到她应该无私慷慨地爱他们，这就招人嫌了。无论如何，在我看来，什么宇宙意识和人类之爱的疯话表明这并非全然是理智的产物。我后来意识到，那说明了她在内心里是与宇宙和人宁静相处的。这对她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人尽可以与社会对抗，可他仍然可以与人类在内心深处宁静相处。与社会为敌并非是件愉快的事，可有时要保持心灵的宁静就只有一条路可走，这意味着与活生生的、斗争中的真正的人类宁静相处。尤其后者，是不可失去的。所以，我没有权利对我的朋友说让她忘了对人类的爱而歇息片刻。她不能，我们谁也不能那样——如果我们把人类之爱解释为一种感觉，就会觉得自己与我们的同胞之斗争的灵魂或精神是一体的。

现在令我吃惊的是，年轻人确实用不着有什么“宇宙意识”或“人类之爱”而照样活着。他们总的来说是把“宇宙”和“人类”这种理性概念之壳从感情上抛了出来。可在我看来，他们也把这壳中的鲜花一并抛弃了。当然了，你可以听到某个女子在高呼：“真的，矿工们很可爱，可他们的待遇却是那么坏。”她甚至会跑出去投矿工一票，可她并非真的关心他们，这一点很让人难过。这种对自己根本不认识的他人的屈辱表示出的关怀有点被滥用了。尽管这些矿工或棉农之类的人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远，而我们又不能为他们尽一点心，我们内心深处仍觉得与他们遥遥地生死相连。我们隐隐觉得人类是一体，几乎是血肉一体。这是个抽象说法，但这也是实际存在。无论如何，卡罗莱纳的棉农或中国的稻农都以某种方式与我相连，至少与我部分相连。他们释放出的生命波在不知不觉中触到了我并影响了我。我们多多少少是相连的，整个人类

都如此,这是毫无疑问的,除非我们扼杀了我们敏感的反应神经——这种事如今发生得过于频繁了。

这大概就是那位超验主义者所谓的“人类之爱”,尽管她那仁慈、居高临下的表达几乎扼杀了其真正含义。她隐隐约约表达了她对整个人类生命的参与感,这种感觉,当我们内心平静的时候都多多少少地有所感知。可是一旦失去内在的平静,我们就会用别的东西来代替这种内在微妙的对整个人类生命的参与感,这就是那种讨厌的仁慈——对人类做善事,这不过是一种自我表白,是一种骄横而已。请仁慈的主把我们在这种人类之爱中解脱出来吧,也把可怜的人类从中解脱出来吧!我的朋友确实有点染上了这种自大的毛病,所有的超验主义者全是这样。所以,如果说这粗犷的大山夺走了那受过污染的爱,大山算做了件好事。可我亲爱的露丝——我喜欢称她为露丝,她可不止这些思想,别看她都五十了,可她却像小姑娘那样幼稚地与她的同胞宁静相处。她不能不这样。只是她犯了点抽象的毛病,还有点任性,即便在瑞士山上的那半小时中她也是这样。她所谓的“宇宙”和“人类”是要符合她的意志和感情的,可那大山却让她明白“宇宙”并不听她的。一旦你同宇宙作对,你的意识就会大受一番震撼。人类也一样,当你下凡其中时,它会给你的“爱”狠心一击,让你恶心。你没别的办法。

而年青的一代让我们感觉到,什么“宇宙意识”,什么“人类之爱”,早从他们身上飞逝得无影无踪。他们就像一堆彩色玻璃,摇晃一下,他们感到的只是他们能触到的东西。他们与他人形成偶然的的关系,至于别的则全然无知,也全然不顾。

所以说,那个宇宙意识和人类之爱(姑且用这种荒诞的新



英格兰词儿吧)是真的死去了。它们遭到了玷污。在新英格兰,“宇宙”和“人类”生产得太多了,没有真的了。这些不过是用高雅的词来掩饰自我表白、妄自尊大和恶意霸道,不过是丑恶的、自私的心理活动,自认为新英格兰可以让人类和宇宙生亦可教其死。这些字词被霸道的自我主义给玷污了,而年轻人灵敏的嗅觉闻出了这股子味儿,干脆弃之而去。

要想扼杀一种情感,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它锲而不舍,反复唠叨并夸大之。如果坚持爱人类,那么命运会教你仇恨每一个人。因为,如果你坚持要爱人类,那你就坚持要人类可爱,可它远非如此可爱。同样,若坚持爱你的丈夫,就难免会偷偷地恨他,因为没有哪个人是永远可爱的。如果你强求他们这样,就等于对他们行霸道,于是他们就不那么可爱了。如果你在并非不可爱的时候强自己去爱他们(或装爱),这等于是你把一切变成假的,等于自投仇恨之网。强装任何感情的结果是令那感情死亡,代之而起的是某种与之对立的東西。惠特曼坚持要同情一切事和一切人,他做得太过分了,以至于最终他只相信死亡,不只是他个人的死,而是所有人的死。那“笑下去!”的口号也令所有的快乐者心中积怨。

没好处。每当你强迫自己的感情,你就会毁了自己并适得其反。强自己去爱某个人,你注定会最终恨起他来。你要做的就是有真情实感,而不要做作。这才是惟一让别人自由的办法。如果你想杀了你丈夫,那就别说“可是我太爱他了,我情有独钟”之类的话。那不仅是害你自己,也是害他。我并不想被强迫,即便是爱也不行。你只需说:“我确实想杀了他,可我想最好还是别那么做。”这样你的感情就平衡了。

对于人类之爱来说亦如此。上辈人和上上辈人都坚持要